



Partial Mandarin Translation for 11/29/2023 Event

加沙独白(普通话)的部分翻译(2023年11月29日)

(Complete Mandarin Translation Forthcoming 12/09/2023)

(完整版将于12月9日发表)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Fida Jiryis)

译自英文(菲达-吉尔伊斯)

Credits of The Gaza Monologues

《加沙独白》制作团队列表

In 2010 (2010年团队)

Production of: ASHTAR Theatre 制作: Ashtar剧院
Creator/Producer: Iman Aoun 创作人/制作人: Iman Aoun
Trainer/Director: Ali Abu Yasin 培训班教师/导演: Ali Abu Yasin
Psychologist: Nadel Sha'ath 心理咨询师: Nadel Sha'ath
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Olivia Magnan 国际联络人: Olivia Magnan

Translators:

English Translator (英文翻译人): Fida Jiryis (菲达-吉尔伊斯)

In 2023

Production of: ASHTAR Theatre 制作: Ashtar剧院

ASHTAR Team (ASHTAR 团队):

Iman Aoun, Emile Saba, Konrad Suder Chatterjee

Mandarin Chinese Translators and Editors (中文(普通话)翻译和编辑):

Bella (鱼)

Christie (鸢)

Huang Lu (黄璐)

Camille (迷亭)

Liuer (小流)

Mian (棉)

Nicole (斑枝)

Tian (豚)

Xu (小徐)

Xun (美且异)

Y (沉山)

Zoey (光合作用)

Currently Available Chinese Translation highlighted in Green 现有中文翻译标为绿色			
Names of Original Writers 原作 (2010)	Main Translator 主译 (2023)	Editors 编辑 (2023)	
1. AHMAD El Ruzzi	Christie	Y	小徐
2. AHMAD TAHA	Christie	Mian (棉)	黄璐
3. ASHRAF A-SOSSI	Christie	Bella	黄璐
4. ALAA HAJJAJ	Y	Mian (棉)	Camille (迷亭)
5. AMANI A-SHURAF A	Y	Bella	Camille (迷亭)
6. AMJAD Abu YASIN	Xun (美且异)	Y	黄璐
7. ANAS Abu EITAH	小徐	X (美且异)	黄璐
8. IHAB ELAYYAN	Xun (美且异)	Bella	黄璐
9. TAMER NAJEM	Nicole	Y	Xun (美且异)
10. TAIMA'A OKASHA	小徐	X (美且异)	黄璐
11. RAWAND JA'ROUR	Mian (棉)	Y	Xun (美且异)
12. REEM AFANAH	豚tian	X (美且异)	Y
13. RIMA El SADI	豚tian	X (美且异)	小徐(Xu)

14. SAMI EI JERJAWI	小徐(Xu)	黄璐	Y
15. SUJOURD Abu HUSSEIN	小徐(Xu)	黄璐	Y
16. SUHA AI MAMLOUK	Xun (美且异)	Zoey (光合作用)	Christie
17. ALI AI HASSANY	Xun (美且异)	小徐(Xu)	Y
18. FATIMA Abu HASHEM	Mian (棉)	小徐(Xu)	Xun (美且异)
19. FATIMA ATALLAH	Y	黄璐	小徐(Xu)
20. MOHAMAD EI OMRANI	小流	Nicole	黄璐
21. MOHAMAD QASEM	Zoey (光合作用)	Camille (迷亭)	Nicole
22. MAHMUD ABU SHAA'BAN	鱼Bella	黄璐	Camille (迷亭)
23. MAHMUD EI BELA'AWI	Zoey (光合作用)	黄璐	Camille (迷亭)
24. MAHMUD EI TURK	鱼Bella	Zoey (光合作用)	Nicole
25. MAHMUD AFANAH	鱼Bella	小徐(Xu)	Camille (迷亭)
26. MAHMUD NAJEM	鱼Bella	小徐(Xu)	Camille (迷亭)
27. HIBA DAOUD	Y	小徐(Xu)	小流
28. WI'AM EI DIERI	鱼Bella	小徐(Xu)	黄璐
29. YASMINE JA'ROUR	Nicole	小流	Christie
30. YASMINE AMREO	Nicole	黄璐	Xun (美且异)
31. YASMINE KATBEH	Nicole	Zoey (光合作用)	Christie

1. 艾哈迈德-鲁齐 生于1993年 阿尔韦赫达街

在战前，我曾觉得加沙是我的第二个母亲。它的大地是我能依偎的温暖胸膛，它的天空是我无边无际的梦想，它的大海会洗去我的忧虑。但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流放地，我不再觉得它是我梦想中的城市。

在战争中，主电线杆被巨大的火箭弹击中。我所有的叔叔都和我们一起呆在家里，家里停电了，但离家不远的另一条线路还在工作。我去找邻居，向他要了一条延长线，这样我们就能接上第二条线路。等我们接通了，房子也亮了，他就来把延长线拿回去了。我们大吵了一架。

在战争中，每个人都为自己着想。

战争期间，很多人有 **20** 袋面粉，而且从未缺过煤气，而其他的人却连一块面包都没有.....他们向邻居要面包，但邻居却一片也不给。大多数人把自己的东西锁起来，决定不给任何人任何东西。但也有人乐于助人。

说回正题。尽管我们用的是他的延长线，但我们不想还给他。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可以有多坏。我们当场受到了惩罚。我们隔壁的房子被炸成了两半，一半砸在了我们身上。我们扔下延长线、电和一切东西，跑到市政公园旁边我叔叔的房子里。

我叔叔家离政府大楼很近，傍晚时分，人们开始说那栋大楼会被炸掉，如果大楼被炸掉，我舅舅家可能就不在了！我们坐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我爸爸不停地安慰我们“别担心 别害怕 不会有事的。”我们就这样一直呆到午夜。我们一直听到火箭弹和爆炸声，我爸爸一直说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但他突然说：“跟我来，我们要回家！”然后他开始发抖，我们所有人都跟着他一起颤抖。我妈妈开始尖叫，我叔叔的身体状况也很糟糕。总之，我们所有人都在半夜里和我叔叔的家人一起跑了出来。

我们跑回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到家了。直到今天，我都不记得我们在哪里睡的，怎么睡的。重要的是，我们离开了那栋楼。我们发现邻居把电线拿走了，我们在黑暗中度过了一夜，而他家却灯火通明。我觉得他收回电线是对的。

之后，我爸爸对连接线产生了情结.....他买了 **3** 根电线和**6** 个煤气瓶、**2** 个电锅、**20** 个霓虹灯、**20** 包蜡烛、**6** 包易拉罐、**10** 包电线、**6** 个手电筒和 **2** 箱电池。我们生活在战争中，在情况好转之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

我的情结比其他人都严重。战前我好像很慷慨，或者说我不知道东西的价值，因为我不相信会有找不到水喝或找不到一块面包的一天。但战后，我对任何事情都变得超级小心，我开始几乎不给茶加糖。如果我弄坏了一块面包，我就不允许自己把它吃完。我对食物失去了食欲，变得非常节约。我爸爸说：“阿迈德总是有自己的零花钱”.....当然有啦，我把钱都拿去存起来都是因为害怕又有战争啊！

我觉得自己好像结了婚，好像有了十个孩子。我害怕生活.....害怕一切.....害怕最小的事情.....我总是担心。我觉得整个加沙都在流沙上。你能想象到的任何疯狂都可能在一瞬间在这里发生，很多梦想也可能成真。这是一个没有逻辑的奇怪城市。

中国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即使全国上阵也很难制造出足够的衣服与鞋供加沙使用。加沙会吞没一切，世界在攻击它，它却装作一切正常。加沙实际充满了贫困，还有人从垃圾中捡东西吃。

悲剧在于情况不断恶化，而最大的悲剧在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每个坑都有底，但加沙除外。

我梦想有一天能在自由中生活，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梦想，但它很难实现。

我还梦想能结束让我们精神分裂的巴勒斯坦的分裂。

我厌倦了思考，但我无法阻止它。但我们必须恳求，上帝会赐予我们一切！还有你们，再见！

2.艾哈迈德-塔哈 生于1996年 达拉杰区

我这辈子一直以为加沙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但有一次，我和爸爸一起去雅法，回来后只觉得头晕目眩。从那以后，我觉得加沙只有针孔那么大，而且一点也不美。它还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糟糕。没有人能够呼吸，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被允许旅行。

每次走在加沙街头，我都会感到窒息。雅法的照片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问自己，我们在哪里？我们和世界其他地方离的好远。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在海边，因为我觉得海不是来自加沙。我不停地在沙滩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海浪来了又把它抹去。

战前我想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但自从战争开始后，我就讨厌上学了。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成不了什么大事，即使成了又怎样？在这个城市里都是一样的。我会成为垃圾堆上最漂亮的花朵吗？

轰炸开始时，除了我们，加沙所有其他学校的学生都回家了。校长不让我们离开。孩子们吓坏了，瞬间就冲到了操场上。奇怪的是，我所在的扎伊图内学校正好靠近最先被炸弹击中的护照管理局。第一次轰炸时，一枚火箭弹的碎片飞到了学校里最大的一棵树上，像劈甘蔗一样把它劈成了两半。一看到这一幕，我们都不再留在学校里——不论是学生、教师还是校长我们纷纷逃命。

我以为我在战争中唯一能见到的殉难者就是那棵树。但我一回到家，就在街上看到了四位殉难者，好像在等我向他们告别。我刚把他们抬走，街道里的同一个家庭又有三名殉难者……我们刚把他们埋葬，街上两户邻居又遭到了军队的轰炸，房子被夷为平地。所有人都死了。最令我难过的是那些小女孩。

我觉得，在加沙的所有人中，只有我是战争的目标。一整天，我都在目睹殉难者。

在希法医院，我看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数百具尸体一具挨着一具。他们的肉、他们的血、他们的骨头都在互相交融。你分不清女人和男人，甚至连孩子都分不清。肉堆在床上，许多人在尖叫和哭泣，不知道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男人或女人在哪里。

那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因为恐惧而一直到天亮都无法入睡。我以为只有那天晚上会睡不着觉，但直到今天，我都能看到他们在我面前，我还是睡不着！

3. 阿什拉夫-索西

生于1994年

阿尔韦赫达街

所有邻里的孩子们都喜欢他。他比微风还平静，他会从我父亲那里拿零花钱给我。

大家都爱他。他的朋友们来时，他就和他们一起上学。他们像蝴蝶一样跑出去，飞离地面.....就像世界是为他们创造的一样。

以色列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直升机的声音就像一头等待扑向猎物的怪兽。

一辆载着通缉犯的汽车行驶在耶尔穆克大街上，而蝴蝶们就在汽车附近。蝴蝶们不知道，这辆汽车将成为焚烧它们的烈火。

一枚火箭落在了车上。我哥哥塔里克被炸飞地面五米。他飞得比汽车还高，然后走着下来；他什么事都没有。救护车来了，运走了尸体。人们让他上救护车，但他说"我没什么事"，然后继续去上学。

走了大概100米后，他把手放在心脏上，像一名烈士一样倒下了。我当时在街上等校车，姐姐让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去了，但没看到塔里克，就继续去上学了。

我正在上课时，我的叔叔们来告诉我，你得请三天假。我什么也没怀疑；我们上了车.....我叔叔让司机关掉新闻。然后我就开始起疑心了，因为我叔叔喜欢看新闻。我们回到家时，周围围了一大群人。在我下楼之前，我看到父亲坐在椅子上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他手里拿着我哥哥塔里克的照片。我问他"爸爸，我哥哥殉难了吗？"他说："愿主怜悯他的灵魂"

救护车把他从医院送了回来.....我们都跑到他身边向他道别。他睡得像个天使，手里还拿着那本他一直带着的书。

父亲拒绝让我们和他一起去墓地，但我还是坐上车去和哥哥告别，并在他的墓前念了法提哈祈祷文.....我坚持了三个月，每天都去他的墓前坐坐，和他聊聊天。

晚上，我在房间里凝视着他的照片，上面写着："英雄烈士—塔雷克"

自从哥哥殉难后，我习惯一个人在床上睡觉了。以前，我们总是一个人睡在另一个人的上面，我的腿架在他的头上，有时感觉我们的四肢都纠缠在一起。但今天，我的床却只有我一个人睡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哥哥。

4. 阿拉·哈贾杰

生于1996年

舒加艾耶/Al Montar地区

我想要跑，奔跑，在街巷里奔跑直到我的头巾飞上天，而我随之飞起……

有时候我想要彻底疯掉，但我不能……这是我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也许这不像是我会说的话，也许这是我不能说的话，又或者是我害怕说的……

为什么我的父母这样对待我？我看着那些和我同龄的女孩们，看着她们的生活，而我嫉妒她们——我也想像她们那样自信和自由。

我希望一艘船可以把我带到遥远的岛屿，将我留在岸边，远离世界远离一切，尤其是远离战争。

说到战争，所有的战争是一团糟，而妈妈是另一团。为什么妈妈要一遍又一遍描述我已经看到的事情呢？我不明白。

我们站在阳台上。他们轰炸了邻居家的房子，其中一个邻居死了……我们看着那栋房子被摧毁，看着尸体被炸飞到街上，而你可以想象那个家庭之后会怎么样。

这就算完了吗？不，并没有。

然后，妈妈就会开始讲述我们邻居的房子是怎么被炸掉的，我们的邻居是怎么从房子里飞出来的，就像说给没在她身边的人似的！她就那么讲着，妈妈的故事贯穿战争，而我是唯一的听众。

我们坐下来看电视时，电视里会说这里正在轰炸，或者那里被摧毁了。十五分钟报道妈妈能复述上两个小时……她会重复报道的内容，就像我没在她身边似的。我不禁要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和她坐在一起？我发誓我真的在那儿，我确实在那里，我就坐在她旁边！

总之，谢天谢地妈妈没和你在一起，要不然她的故事准要让你头疼。

6. 阿姆贾德·阿布·亚辛

生于1993年

沙提难民营

战争前一天的加沙，于我而言仍是快乐与幸福的代名词……旅行，去海边……我的生活看似快乐……无忧无虑。

我曾有一个梦想，我期待加沙的艺术和体育能够得到发展。我觉得除了这两件事之外，加沙的一切都很不错。然而事实却证明加沙没有什么所谓不错的——无论是艺术、体育、健康还是安全，都一样糟糕。

我有一个成为演员的梦想，因而加沙从此不再是我的梦中之城了。不然在边境开放前，我要在加沙当一个只为20人表演的演员吗？

如果我有能力掌控的话，我会尽我所能地减少战争、死亡和暴力。每一滴落在地上的血都是一种耻辱。我痛恨人们的沉默和那超越常理的宽容；我希望整个加沙的人明天醒来，都能走在街上大喊：“受够了!!!!”。

战争开始时，我们正在踢足球，那时气氛很诡异，天空泛着红光……突然我们听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飞机轰鸣声。我们都吓坏了，躺在地上等死。紧接着，一声巨响在我们几米外爆炸开来。我们开始看向彼此，无言地说着永别。

实际上轰炸的目标不是我们，而是路上一辆被搜寻的汽车。但我们依旧躺在地上，等着第二枚火箭弹落下。我满脑子都只有和我在一起的两个哥哥，我担心他们胜过担心自己，我想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抓起我的运动短裤跑出了球场。我跑的时候踩到了一块弹片。我把它从腿上拔了下来，然后走到了街上并看到了他们——那是三个殉难者，他们的容貌已无从辨认。

第一个人的腿燃烧着，我们看着彼此。在所有的人群中，正是他对我发出了一个难以理解的警告……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他是在警告我有一辆车正迅速向我们冲来。

霎那之间我体悟到了死亡的真正意义，那里原本会有四个殉难者，而不是三个。

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呆若木鸡。当我从震惊中恢复之后，我跑回了家。

战争来了又去，我们仍苟活其中。受害者总是那些无辜的贫民。即便只是自然灾害，地震

或洪涝，无论身处哪个国家，受害者也都是贫民，仿若有一个普适性的阴谋针对着他们。

战争过后，每个人都开始对彼此撒谎，谎言……舞弊……寡信……欺瞒。

领袖和权贵们为了地位和利益，大肆屠戮、犯罪，杀人不眨眼，毫无愧疚……穷人愈穷，病人愈病。

我已经对所有的口号都失去了信任……最伟大的领袖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讲都是狗屁，世界上一切的演说都无法让一个寒冷的人或战后寓居帐篷的人温暖起来。危机正在于全世界都在作壁上观，熟视无睹，并且他们还在持续发表着演说！

7. 阿纳斯·阿布·埃塔

生于**1995**年

阿什谢赫·拉德万区

从小，我就梦想成为一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我曾以为我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现今，在我的道路上到处都是阻碍、困难。以前，这里连给大人的运动场都没有，孩子们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围城开始了，一切都变得更糟了。

如果我是总理，我就会多多关心一下青年和体育部。我就会把运动场建得到处都是，特别是在学校里。我还要让学生们自由自在地踢球，而决不让学校保安把他们给赶出去。我还要取消所有俱乐部的费用，并把所有公园都保留下来。

但是，在一个会把哪怕微不足道的梦想都给扼杀掉的城市里，“梦想”、“安全”、“希望”和“未来”这样的词语，已经彻底失掉了它们的意义。

我以前是个守门员，我朋友穆罕默德一直会对我喊：“我一定会进一个球的！”但我始终让他颗粒无收。

2009年1月7日，战争里的一天，我正坐在自家门口，那天起着雾，一个人来告诉我说你朋友穆罕默德遇难了，我当然不相信他说的。我跑去找我的朋友穆罕默德，我真的很害怕他死了。

我来到清真寺，便看到我这辈子最亲的朋友穆罕默德破碎的躯体被巴勒斯坦国旗包裹着。我哭了很久、很久，我很难过，因为我再也不能抱着他、亲吻他了，于是我拥住他。我们把他带到墓地，埋葬了他，而我一直坐在那里，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真的很难过，因为他将我孤独地留在人间。

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墓地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我感觉死亡天使一直跟着我、不放过我，但感谢上帝，我还活着。

8.伊哈卜·埃拉扬

生于1994年

萨夫塔维街

从我初次认知这个世界开始，我的想法一直是被局限着的。于我而言，人生即是降生、长大、结婚、生育、工作、养孩子、喂孩子、教育孩子、完成孩子们的嫁娶，然后死去。

但战争之后，我意识到生活远比这复杂艰难得多。我们迈出的每一小步背后，都缠绕着一百万种纠结。

我害怕长大后找不到工作，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能看到男人们闲坐在家门前，无所事事。这是让我感到最为恐惧和悲伤的事情。也正因如此，加沙的孩子们从出生之日起就得承担责任，让童年被无情剥夺。

我的母亲总是说，“伊哈卜是我的孩子中最乖的一个”。因为我总是待在家里，从不惹麻烦。

战争爆发时，父亲因极度害怕而将我们锁在家中。两小时后，我感到无聊了，于是走出家门在周围散步。而这一次，散步却变得不同寻常.....我害怕靠近汽车，担心它们会被轰炸.....我不停地向天空张望，以防飞机会突然出现炸我个措手不及。即便萨夫塔维区并没有太多的动静，但我依旧感到深深的恐惧。我像是逃离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狂奔回家，自那以后便再也未曾踏出家门半步，直至战争结束。

战争过后，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与人们、邻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我变成了邻里熟知的人物，并开始与老人们一同下棋。我开始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户外，一分钟也无法呆在家里。我的母亲再也不说“伊哈卜是我孩子中最乖的一个”了。

我发现，在战前，我似乎并不存在，而直至战争结束，我才初出人世——愿真主保佑！——在这座城市里，呼吸着它的空气，与它一同歌唱、跳舞和哭泣，而生活的车轮，依旧滚滚向前……

10. 泰玛·奥卡沙

生于1997年

塔法区

通心粉、抓饭、面条、形形色色的罐头……产自摩洛哥、中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索马里……而保质期并不重要。

在战争中，每一条街上都堆满了空罐头。不少孩子都会被这些空罐头给弄伤了腿……占领军从地上、天上向我们开战，而我们则向食品残酷地宣战。

我们曾经能一天吃上百来顿饭，早上6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之间，无论我们何时睁开眼，我们都会一直在吃东西。我原以为只有我们家会这样，但我问了之后，他们跟我说全加沙的人都在为食物发狂。

我以为战争状态和屠杀与破坏的景象会影响人们的食欲，但似乎其实恐惧、惊慌与忧虑的状态让人们更加感到饥饿。人们吃得更多。也可能是全家人都待在我们这儿，特别是女孩子们。她们相互比拼，看谁做得更好吃。而我可怜的父亲扛着一袋袋形形色色的食物，根本跟不上节奏。我们在二十天的战争中吃掉的食物足够我们吃一年。问题是，每次我说不想吃的时候，我就吃得更多。

等我长大后，我想成为一个记者、一个律师或者一个总理。当记者，我就可以拍摄下加沙的美丽与淳朴，因为我爱它，我爱它的盐、沙子和空气，我想象不出自己在别处生活的样子。当律师，我就可以为这座城市里所有被剥夺了权利、所有受到不公待遇的人辩护，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人在这里承受苦难。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首相，这样我就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推行法律和秩序，因为这些才是问题解决的开始……

11. 拉万德·贾鲁尔

生于1997年

达拉杰区

“放松，女孩们，不要恐惧——这只是漫无目的的扫射的声音。”我们的老师在轰炸开始后马上和我们这么说。过了一会儿，她的手机响了，我听到她只说了几个词：“120个殉难者？！！”她把手机摔到地上，告诉我们：“你们全部马上回家。”

当我们走出去到院子里后，我们看到了大家的家长们，他们有些穿着睡裤，有些穿着打底衫，有些光着脚……我们非常害怕。我和我的两个姐妹一直在等我们的爸爸，但他一直没有来，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回家，尽管回家的路很长。

在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下的场景：一个殉难者被抬在裹着巴勒斯坦国旗的棺材里，他的周围全是标语和哭泣的人们，但奇怪的是，葬礼只有三十个人不到。殉难者的葬礼一般都有上千人呀！我隐约感觉有什么巨大的灾难正在这个国家发生。

想起爸爸，我恐慌了起来。我不想让他来接我们，因为我很害怕他会被火箭弹击中。我也很怕死，我不想现在就死。因为如果我死了却没人来我的葬礼，那将是一场灾难。

我开始往家跑，我周围的人也在跑，就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没有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因为火箭弹的声音从未停止。每过几秒钟，就会有一枚火箭弹掉下来震颤大地。

我感觉街道不再是以往的街道，人们也不再是一样的人们。陌生的场景、声音和气味。

战争之后，我内心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我开始讨厌去洗手间。从我进去的那一刻，我就迫不及待想要跑出去。因为战争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在我用洗手间的时候，我都担心他

们用火箭弹击中我们的房子。在里面，一个人只能关注一件事情，而后面的事情，你知道的……

我也开始讨厌早上在学校的排队。当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排队，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觉得排队的那短短几分钟仿佛是充满了恐惧与担忧的几个小时。学校的一切对我来说是一回事，而排队是另一回事。

我开始做噩梦。所有的夜晚，我和我自己都在想要睡觉的欲望和对噩梦的恐惧之中挣扎。睡眠变成了藏在我眼皮下的怪兽。我往往到早晨还没睡，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何时入睡，又何时醒来的。

我想要当一个演员，在加沙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特别是对于女孩来说……我告诉自己，加沙人错过了我的表演天赋是个遗憾，因为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女演员……但如果他们不想要我，那就去他们的吧，我会去任何国家，然后在那里表演！

加沙人的一切都被剥夺走了——不仅仅止于戏剧。有时我在想，加沙的人连找到食物都很困难，他们又怎样去剧院呢？

你知道吗？我希望我可以和平地生活在一个文明的，民主的社会，那里有二十家电影院，我可以一直看电影，在我的想象和美梦中翱翔。

14. 萨米·埃尔杰尔贾维

生于1994年

图法赫区

一天里我最讨厌的时刻就是中午十二点。每当考试开始，我就觉得战争又要爆发了。考试的题目我一道也答不上来，脑子里各种思绪飘来荡去，直到我感到厌恶……我问自己，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情是正常的，还是我病了？

人们说，加沙的海能冲刷掉一切痛苦，但我的痛苦却比大海还要大。因为上次去海边的时候，我和朋友在一起。我们游泳、玩耍、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但我现在再也去不了海边了。

特勒提尼街边就在加油站附近，那时汽油在人们眼里宝贵而又昂贵——一升汽油可要一大笔钱呢，当时正在打仗，人们害怕得什么也不敢买。爸爸派我去买汽油。买到后，我就去了住在加油站附近的朋友札基家。我当时已经十多天没有看见过他了，很想念他。

来到他家时，我很着急，因为爸爸想让我快点带着汽油回去。我们也不敲就进了他家里。札基的母亲把我当作她的儿子对待，我也把她当成自己的母亲。我跟她和札基打了个招呼，拥抱他、亲吻他，跟他的兄弟们也打了个招呼，然后急匆匆就走了。

当我走出二十米远时……我听到一架飞机的隆隆巨响，紧接着就是一枚导弹的爆炸声——就落在札基家里。人们开始尖声叫喊着“房子被炸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回过头看向他家，只见火焰和硝烟从中升起。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像这样的场面。

我向家里飞奔回去。一到家，爸爸就告诉我说你的朋友死了。不，他才没死……所有人都开始跟我说你朋友札基死了，但他们这些人我一个也不信。于是，我没有参加葬礼，也没有去医院和墓地，因为札基没有死。

到了晚上，我总是会和他说话。唔……其实不是他，而是他的照片。我对他感到失望，谁叫他也不来看看我，而我也不去他家拜访他了。我确信他没有死，我们一定会有再见面的那天……到了那天，我会责怪他，因为我想念他。很想，很想。

我有另一个朋友，他住在俄罗斯。他总是跟我讲些关于俄罗斯的事情，讲他所享有的自由和安全……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在活着，我开始希望自己能潜到海里，一直潜啊、潜啊、潜啊，等到我浮出水面，俄罗斯就到了。

16. 苏哈·阿勒·马姆卢克

生于1995年

塔夫哈区

加沙每天都在变化着，因此我的梦想也不停地随之改变。我每每向前迈出一大步，便又会向后退回百步。

战争开始的第一声炮火中，我正从学校回家，却不认识路……一名男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问我：“你家在哪里？”我告诉了他，他便带我回了家。我急匆匆地进了家门，质问我爸：“你为什么不来接我？”

我妈说：“这是正常的，亲爱的，去学习吧。”

我告诉她：“考试都没了，开战了。”

下午，他们轰炸了我们附近的政府大楼。我妈说：“这是正常的，发生什么我们都见怪不怪了。”

我们跑到邻居家，每个人都自顾不暇。几分钟后，邻居的亲戚们开始涌来，房间里满满当当挤了一百多人，但对我妈来说，一切仍然是“正常的”。

早上，我爸去买面包，排了六个小时的队，回家只带回了一包面包。我们每人只能分到半个。我妈仍然说是“正常的”。

到了晚上，我爸妈决定去医院看望伤者，我也跟他们一起去了。在医院里，我们见到了许多尸体；每张床上都放着四具，上下相叠。只有在那时，我妈才说：“这不正常。”

战争远未结束，战争的阴霾浩大，我害怕在战争中成长。我总是惧怕新的战争。如果有气球爆炸，我就会害怕……如果车辆紧急刹车，我就会惊跳二十米……如果有小孩大喊，我也会跟着喊。我彻夜难眠，等待新的黎明……但今晨似昨晨，日日无差。

17.阿里·哈萨尼

生于1995年

萨夫塔维街

我最爱加沙的一点，就在于它不同于其他的国家。其他国家有许多问题，饥荒、围困、分裂、侵占、轰炸、毁灭与死亡，但这里我们没有这些问题……这就是我深爱加沙的原因。尤其是这里的下水道和街道都很干净，人们相互关爱，物价便宜，每个人很快乐，鱼也是健康的，不会在污水中游泳。我肯定不会因为饥饿、贫困或像我一半的亲戚一样得心脏病而去世……因为“幸福”太多了。

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我一直憋在心里，打从我会说话起就犹豫要不要说出来的大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我亲爱的乡亲们，我即是加沙被卷入战争的理由。你可能惊讶为什么：因为我从没做过一个不会成真的梦！开战的前一夜，我梦到战争爆发，我家房子被炸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而第二天上午11:25，针对加沙的空袭就开始了。

战争给我的第一个下马威便是学校里最强悍的老师——数学老师——在第一秒钟就因为恐惧躲到了桌子底下。我想，如果最强的老师都藏在桌子下……我们能怎么办呢？很多孩子吓得尿了裤子。我开始尖叫，然后大家都跟着尖叫。我在为我家注定被毁的房子，为我那注定已成为殉难者的家人们尖叫。

我跑出去冲到街上，想要赶回家去见家人，但我等了两个小时也没等到带我回家的车，最后我只得走回去。一路上，我都在想象我们家已经家毁人亡。但我到家时，发现一切安好，我的家人正在拆窗户，以免爆炸的气浪将其击碎。

但直到今天，我还是害怕他们会轰炸我们的房子。这就是为什么——不信你问我妈——我要睡在三个床垫上，因为这样的话，如果轰炸发生，床垫能吸收冲击，我就不会有事。我讨厌做梦，但梦不由人。

我认为，战前的“阿里”（也就是我）和战后的“阿里”是不一样的，战后的我是一个我还在探索的崭新的人。战前，我对政治一窍不通。我不知道国家元首和总理的区别。我从来不听新闻，但今天，我变成了一个政治分析家。《半岛晨间新闻》，《半岛午间新闻》，《半岛晚间新闻》，《今日收获》，《本周收获》……我开始关注所有这些节目而且还讨论它们。我开始觉得政治和新闻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决定我们生死的东西。同时也因为我想成为能第一时间知悉是否会有另一场战争的人。

18. 法特玛·阿布·哈希姆

生于1996年

阿尔贾拉街

当我和在欧洲的巴勒斯坦孩子们聊天时，我为他们感到遗憾，我也不想做他们那样的人。因为他们是离散者。他们把自己的梦想种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梦想是和人还有国家共同生长的。

我爱生活，爱玩耍，也爱人们……我希望我可以当一天的巴勒斯坦总统，这样我便可以增强人们之间的爱与和平，结束人心之间的恨与恶意，结束内部的分化。这将会是我的第一个总统决议……但不幸的是，我不是那个总统，所以战争发生了。

这场战争是以如雨点般落下的炸弹开始的……我们一个接一个恐慌地跑出学校……然后发现整个世界都在街上狂奔。人们在寻找他们的儿子、姐妹、母亲……每个人在跑的时候都把头高高抬着，望向天空。说实话，他们看着很奇怪。我还远远地看到一个人穿着睡裤光着脚在跑。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我没认出来她，但当我走近之后才发现——天啊，她是我婶婶，那个优雅别致的，每次出门必定要精心打扮的婶婶。这时我才确信，战争开始了。

我们讨论战争已经一年多了；我们和战争一起生活，并且在日常的细节里和战争一起生活。电视、电话和门铃都会让我想起战争，所以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我甚至把我的手机也丢到一旁。我更害怕一个人待着。我想：如果战争开始时我孤身一人，那我该怎么做？谁会来保护我？当我和家人在一起时，我开始思考我该如何保护他们。

我有一个宏大的梦想——我想成为一个演员，但这个梦想逐渐萎缩了。因为我们国家的人们从不正面看待演员，尽管表演很重要，可以让我给世界重现我的国家和社会所遭受的苦难。如果第一个梦想实现不了的话，我还有第二个梦想——当一个记者；第三个梦想是和我爱的且爱我的人组建家庭；第四个梦想是让我们都自由，让巴勒斯坦的国旗自由地飘扬；第五个梦想是看到人们能够开心快乐，没有死亡、破坏、剥夺或战争；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梦想，就是让我说完这段独白，从台上走下去……

19. 法蒂玛·阿塔拉

生于1996年

阿什-谢赫拉德万区

加沙的鱼逃走了...但人却走不了。他们将污水排入大海。如果大海能说话的话，它会告诉他们：“你们对加沙和我做的事情真是可耻。”加沙不再是一所音乐和表演学校，而变成了枪击和杀戮的学校。

我天性胆小，我害怕蟑螂和鸟儿，我日夜担忧...

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所有的女孩都回家了，除了我。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我坐在那里，发抖，双腿站不住...终于，我感觉到，如果我不帮自己，没有人会来帮我...我鼓起勇气，站起来，摇晃着，像在风中的一棵树那样走着，浑身都在颤抖。人们就走在周围，却没人感受到我的存在。火箭弹的声音越来越响，我心里的恐惧也越来越深。

通常，从学校到我家有半小时路程，但那天因为恐惧，我十五分钟就到家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害怕的时间...我时时刻刻都想着自己要死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这种可怕的孤独，哪怕满街道上满满的都是人。

回到家后我站在窗前。一颗火箭落在了我们的房子附近，我被震飞起来，后背着地摔在地上。整个战争期间，我都无法再站到窗前。我开始睡在一间更靠里的房间里，那里一扇窗户也没有。

我想直到今日我仍旧害怕...但我假装自己不怕。

21. 默罕默德·卡西姆

生于1995年

Al Saftawi街

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她给我讲关于祖国的故事，有的好笑，有的哀伤。但那些故事没有一个完整的，因为她总要在中途起身去卫生间。我奶奶生命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房间里，另一半时间则待在卫生间。

爸爸妈妈晚上十点半回到了家，接着就去睡觉了。我睡不着，趴在床上写作业。突然间，我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我到爸妈的房里拿起收音机听新闻。我叫醒爸爸，告诉他：“我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他说：“安静睡吧，那只是随机扫射。”

总之，我又回到了床上，电也停了。突然间，我被一声巨大的、从未听过的爆炸声所震撼。我刚抓起毯子盖住脸，就感到有东西掉在我身上。我用尽全力掀开毯子，发现原来是窗框砸在了我身上。毯子上全是玻璃碎片，屋子里充满了黑烟……那天他们袭击了工会，那就在我家隔壁。

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发生的那些荒谬的、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其一，当整个世界都被火光吞没，我们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我奶奶却在找她的假牙——她害怕自己去世后人们会发现她的牙掉光了……好像别人现在看不出来似的！

其次，房子里尽是烟，但我爸却还点了支烟抽……就好像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烟似的！

其三，我叔叔打电话来确认我们是否安全，爸爸告诉他，谢天谢地，我们都安好，但家里的窗户几乎全碎了，只剩下一扇。叔叔让他砸了那扇仅存的完好的窗，爸爸真就照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我只知道我们生活在牢笼中……生活在监狱里……就像被囚禁的鸟，渴望自由，却被围困。孩子们就死在母亲眼前，大家的心在为他们哭泣，心中的尖叫声震耳欲聋，却没有人听见。没人动容，也没人在意！

22. 马哈茂德-阿布-沙班

生于1996年

雷马尔区

你们会说我疯了、脑子有问题、不正常。随便吧.....我不在乎,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才不正常。我是说,失去对朋友的信任是正常的。很多人都曾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但让我发疯的是,我失去了对商店橱窗、汽车、警察局和可疑地区的信任。在我眼里,整个加沙都是可疑地区。

长话短说,凡是在战争中被轰炸了的地方,现在我都不敢靠近。

我不知道该怎么在街上行走,我可能会先走在右边,然后感到害怕,于是我走到左边,却又害怕起来.....所以我又回到右边.....然后陷入在不安的漩涡中.....我到底应该走在哪里——街道中间吗?

我跟你讲,战争开始的那天,我正在哥哥卖电脑和手机配件的店里.....一块勋章掉在地上,哥哥让我把它挂起来。正在挂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火箭弹的声音,接着玻璃掉下来把我砸伤了。我吓坏了。我不是为自己而害怕,而是担心我哥哥。他也受伤了。

他很担心家里其他人的情况。他对我说:"上楼去,确保他们没事。"

我走上楼梯,一点也不害怕。我确认他们都没事,全都平安。感谢上帝。

我走到街上寻找爆炸发生的地点。我们听到了很多爆炸声。浓烟滚滚,加沙宛如黑夜。可我还是不怕。

对了,在第一次爆炸中,我哥哥手里拿着一个茶杯,茶杯从他手里掉了下来,摔碎了。

你认为那是因为害怕吗???

23. 马哈茂德·巴拉维

生于1995年

阿什夏蒂难民营

我想用最美的词语描绘加沙，但我做不到。我无法对贫困、封锁和饥荒视而不见，尤其是当人们涌入阿里什，并在两小时内将商品搬空时。我无法对无数家庭的物资短缺、恐惧和疾病视而不见。

关于加沙，你想要我说些什么？从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起，我就为这里的一切感到悲伤。孩子们，乃至成年人、青少年、妇女、小女孩、动物、石头以及树木，加沙的一切都在哭泣……我也想找出些美好的词汇，但我找不到。

海是唯一能帮我做梦的地方。站在海岸边时，我仿佛能看见塞浦路斯，我想象去巴黎旅行、想象飞往罗马，虽然我其实还站在原地。我环游世界，可最终我还是会落回自己家中的床上，落回到难民营里。我会落回现实中的加沙，落回肮脏的市场、泛滥的污水、推车和它们载着的东西、令人窒息的气味，以及那些无法出声的人们。

当我看到钟表指向11点55分时，我会开始颤抖，心跳加速，我感觉战争又开始了。不仅是时钟，一切会飞的东西——哪怕是苍蝇——都能吓坏我。我无法告诉任何人我的恐惧，因为我不想被人称为懦夫或胆小鬼。我尤其担心我的哥哥们。哪怕只是只苍蝇落在他们身上，我也会觉得它会伤害到他，我会开始尖叫并跑得远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总是往屋外跑，因为屋里有太多、太多的苍蝇。

24. 马哈茂德-埃尔-特克

生于1994年

阿尔贾拉街

在战争开始前，我还是个孩子……但战后，我发现我不再是个孩子了。加沙与世界上所有城市不同，这里没有孩子。

战争开始时，我在附近玩耍，发现所有的邻居都跑开了。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告诉我：“以色列军队告诉邻居们他们会轰炸他们的房子。”我跑回家告诉父母。在一分钟之内，我们就跑出了家门。除了煤气灶，我们什么也没拿。因为在加沙，煤气灶比黄金还贵。

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再也回不了家了。

我们去了爷爷家。第二天，以色列情报部门打电话到我爷爷家，说他们要轰炸那里。我们跑出去，去找我的外公，也就是我母亲的父亲。那里还有另外五个家庭，都是我的姑妈姨妈们。我和我的表兄弟们成了好朋友；我们会彻夜不眠地谈论战争。我又累又害怕，想回家睡在自己的床和枕头上。

三天后，他们轰炸了我们邻居的房子。轰炸过后，附近的居民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我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但我却再也睡不着了。

我想出去旅行已经很久了。我有个叔叔在加拿大，他总是给我发他家人在加拿大的公园，大海，和商店的录像带，那些照片的背景是还有许多加拿大女孩……我难道需要这些吗？我的叔叔在嘲笑我吗？我开始日日夜夜梦想着加拿大……这就是我现在喜欢表演的原因……我告诉自己，也许我会成功，我会成为一名演员，然后去加拿大旅行！然后成为加拿大人，嫁给加拿大人，生几个加拿大小孩。加拿大人说什么语言？没关系，我会学加拿大语的，反正我也不在乎——在加拿大，他们不会知道我是阿拉伯人，因为我是如此的金发碧眼。

25. 马哈茂德-阿法纳

生于1995年

萨夫塔维街

如果你想叫我懦夫，那就叫吧.....因为战后，我不会理会任何骂我哪怕打我的孩子。我只会伤心，然后走开。战前我不是这样的——以前连鸟都会躲着我飞。我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呢？因为说实话，当我看到那么多孩子在战争中死去后，我开始觉得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无非比他们死得晚一点罢了。我对自己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已经一百岁了。

地面上的战争结束了，但我脑中的战争还没有。我想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孩子一样.....也不用所有孩子，和耶路撒冷的孩子一样就好。与住在耶路撒冷的表亲在网上聊天时，我觉得他们还在过着自己的童年，他们的想法和我完全不一样。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在想什么，以免他们觉得我很奇怪。我假装在听他们说话，对他们撒谎。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战争中的生活。

我的家人，包括我叔叔和祖父的亲戚，都去了我阿南叔叔家住，因为那里远离战火，是个安全的地方。至少我们一开始是这么认为的。

第二天，叔叔家旁边的街道遭到轰炸，房子后面的墙也塌了。

第三天，叔叔去买早餐用的豆子和炸豆丸子(Falafel)。他回来后，把车停在家门口，人还没下车，一枚火箭弹就落在他身上。他的上半身倒在沥青路面上，救护车来的时候，他们从车里取出他的下半身。医护人员用塑料袋把他的上半身装了起来，然后把他送到了医院.....每个人都开始哀嚎、大叫.....母亲开始祈求上帝让他平安归来。

我不知道，她是在骗自己还是骗我们？叔叔当然没有回来，以后也回不来了。

26. 马哈茂德-纳吉姆

生于1994年

阿什-谢赫-拉德万区

加沙的街头第一次变得干净整洁，地上连一张纸片都没有。人们从街上把纸捡回去烤面包，因为当时已经断电了。我的妈妈不想烤面包，她就让我到公共烤炉去领。烤炉前的队从加沙一直排到西岸。人们要排 8 个小时，才能拿到半袋面包。

不久之后，一个巴勒斯坦的火箭发射器架设在该地区，然后瞬间，以色列飞机就开始轰炸这片地方。人们四散奔逃，救护车也来了。人们开始死去.....还有一些人受伤。我惊呆了，街上的人开始对我说，感谢上帝，你没事。

总之，我没拿到面包就回家了。妈妈对我大喊大叫.....但她到现在为止都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带面包回去。

29. 雅思敏·贾鲁尔

生于1996年

达拉杰区

我们在加沙的命运晦暗不明...就像一座暂时休眠的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们就像在一艘没有船长的小艇上,在汹涌的大海中航行...我们或左或右...没人知道哪里可以靠岸。

我听说在其他国家,童年是神圣的,孩子们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但是加沙的孩子们被遗忘在这美好景象的外面,他们是最能感受到这种不公平的人,因为社会不把他们当作孩子看待。这个社会,一会儿把孩子们当作大人,一会儿又让孩子们做回小孩,而且大部分人认为小孩子只有肉体,没有想法。当我看见一个小孩子在街上兜售商品或者在商店工作,我就会想象世界上其他的孩子们,是如何玩耍,休息,感到安全的。说实话,我真的很替他们心碎,有时我甚至会哭起来。

加沙没有柔情也没有童年,在这里,男孩生下来就是男人,而女孩生下来就是新娘。

爸爸在战前对我会更加温和体贴,我真希望他能像之前一样抱抱我...愿神保佑他,他应该也很担心吧。因为在这场战争里,我们在一瞬间失去了五杜纳亩的田地。这片有六十年历史的田地,被以色列军队的火箭弹击中,里面所有的橙子树都被烧毁了。我的父亲,我的兄弟,还有我自己都差一点被那火箭弹打死,因为我们当时离窗户很近。如果爸爸当时没有把我扔到地上,所有弹片都会击中我。

战争结束后,我去过拉法口岸,我看到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国旗紧紧挨在一起,但它们中间却被**铁丝网**隔开。我感受到那两个国旗的差异,而且意识到那铁丝网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非—常—大—的监狱的边境线。我意识到世界是多么的愚蠢和不公平,我很想打破所有的边境线,终结所有种族和宗教之间的不同之处,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为兄弟。由此,我的梦想变为能够住在一个安全的国度,哪怕是一个小村庄,哪怕是一个处于世界边缘的孤岛。

30. 雅思敏 阿布 阿穆尔

生于1996年

舒加艾耶社区

我想成为形而上学(大自然背后的原理)的专家。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认为, 加沙本身就是大自然背后的原理, 我在加沙有很多收获, 我想把我的技能传授给其他人。

舒加艾耶难民营始终是各种事件的中心。每次占领军要入侵加沙时, 都会经过我们的房子。战争开始时, 人们认为舒加艾耶区会被首先击中, 所以逃离了他们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 离开我们的房子是正确的。

所有人都给我爸爸打电话来说服他离开——我在阿尔及利亚的兄弟们, 我在美国的叔叔们, 还有我在安卡拉的叔叔们, 全世界都在求我爸爸, 但是他坚定不移, 拒绝离开舒加艾耶。我妈妈足足花了三天, 把家里的东西打包起来, 我们的出逃却被搁置了……我们想要去我姐姐家, 因为那里更安全。当我们劝说得精疲力尽以后, 我爸爸才同意说:“你们先走吧, 我会跟着。”

我们怎么能把他留下来自己走人呢? 妈妈很聪明, 她把面包留在家里——你应该能想象, 面包在战争中有多么珍贵。我们到了我姐家的那一刻, 妈妈就给爸爸打电话说:“萨勒曼, 我们忘记拿面包了, 快带来给我们。”然后爸爸就中计了:他带来面包后, 我们就不让他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被磷弹轰炸惊醒了, 整个街道都乌烟瘴气。我们都哭了起来……我们被白磷的烟雾熏出了眼泪。但是我感觉炸弹似乎没有我爸爸的讥讽来的严重。他说:“我早就告诉你们, 待在家里更好一些——没有哪里比得上家里。”他的讥讽滔滔不绝。更火上浇油的是, 我姐家旁边的清真寺和房子都被炸毁了, 你可以想象我爸爸会说什么。他想要立刻带我们回家。他话音刚落, 我们就被告知我们家旁边的房子连带我们家的整个前部都被炸掉了。唯有那时, 我们才能抬起头来, 第一次向我爸爸看去。

我们就在我姐家留了下来。我们越来越明白, 无论我们在加沙哪里, 只要打仗, 我们就不会安全。

战争发动后, 我开始每天都穿得非常干净整洁——那样, 如果我突然死了的话, 我会死得体面。可最大的麻烦是如果我被火箭弹打中——那我就会被撕裂成一百个碎片, 而我希望我能死得完整周全。

哎呀, 加沙和加沙的梦想... 我们的梦想就是获得好的死亡, 而非奢望能有好的生活。

31. 雅思敏 卡特贝

生于1996年

谢赫-拉德万居民区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妈妈,兄弟姐妹们,都在俄国,这让我很为我爸爸担忧。我们当时想要离开俄国,回到加沙,和家人一起生活。战争一结束,边境口岸一开放,我们就回到了加沙,直到今天我们还听到许多关于战争的故事。

我在俄国的时候,因为担心我爸爸,会经常失眠。打仗以前,当手机铃声响起,我们就知道是加沙来电,我们会高高兴兴的抢着去接电话。但是打仗以后,每次加沙来电,无论我们认不认得电话号码,我们都会说:“神啊……”然后开始互相看着谁会接听。

战后,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变化。我看事的角度开始不一样了。我开始喜欢城市,觉得生活变得更美了,我也觉得自己更美了。我的朋友们也换了,我结交了年纪更大的,更成熟的朋友。我变得更直率大胆,就连在爸爸面前也这样。我可以面对任何人。妈妈和我成了朋友,我们常常会通宵达旦的聊天,我们无话不谈。

在未来,如果我能长大——在加沙,能长大是一种成就,因为死亡就等在你的门前——我想成为一个儿童保育员,我想维护他们的权益;因为我觉得巴勒斯坦的孩子们生来就是老人,一个小孩子可能只有六岁,但也要养家糊口。